

萨冈

Françoise Sagan

# 舞台音乐

Musiques de scènes

[法] 弗朗索瓦兹·萨冈 / 著

孔潜 / 译

浙江  
大学  
出版社  
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

---

[法] 弗朗索瓦兹·萨冈 / 著

孔潜 / 译

*MUSIQUES DE SCÈNES*

By Ms.Françoise SAGAN

Copyright © 2009 by Editions Stock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1 by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

本书首次出版为1981年，由Editions Flammarion出版

All Rights Reserved

浙江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：11—2011—5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舞台音乐 / (法) 萨冈著; 孔潜译. — 杭州: 浙江大学出版社, 2011.3

ISBN 978-7-308-08412-3

I. ①舞… II. ①萨…②孔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法国—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017626号

舞台音乐

[法] 萨冈 著 孔潜 译

---

责任编辑 王志毅

文字编辑 朱岳

装帧设计 杨林青

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

(杭州天目山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)

(网址: <http://www.zjupress.com>)

排 版 常言道文化
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50mm × 1168mm 1/32

印 张 5.625

字 数 90千

版 印 次 2011年6月第1版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308-08412-3

定 价 28.00元

---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(0571) 88925591

## 目 录

- 3 猫咪与赌城
- 15 决斗之后
- 37 拉弗图拉
- 47 郊 游
- 67 半 途
- 79 “转眼是一年”
- 89 远房表妹
- 103 回忆……回忆……
- 113 “投桃报李”
- 127 把握“时机”
- 139 泪洒红酒
- 149 舞台音乐
- 161 第三人称单数

献给我的朋友让－雅克·鲍威尔<sup>[1]</sup>

---

[1] 让-雅克·鲍威尔 (Jean-Jacques Pauvert, 1926- )，法国出版家，出版过萨冈的作品。



# 猫咪与赌城





安杰拉·迪·斯泰方诺扯着嗓子不停地呼唤猫咪，漂亮的公猫斐鲁一早就钻进尼斯老城的小巷子，不见了踪影。已是午后三时，九月的天气依旧热得吓人。废寝忘食可不是斐鲁一贯的做派，平日里邻居家的母猫再妩媚，它也不会错过午睡和点心。安杰拉心急如焚，她是一步也离不开斐鲁的。丈夫朱塞佩出去玩滚球了，每周六下午都是如此，几个女邻居正躺在铜床上睡午觉，窗前挂着衬衣、袜子缀起的万国旗。安杰拉不敢高声，怕搅了她们的睡梦，只在每家每户的门廊前低唤“斐鲁，斐鲁”，一面抓住头巾遮挡烈日。

安杰拉·迪·斯泰方诺三十二岁，颇具姿色，是位丰腴的拉丁美人，但祖上的科西嘉血统使其面部线条过硬，有时甚至显得冷峻，这倒是能让朱塞佩的情敌望而却步。朱塞佩深谙此事，偶尔拿来打趣，夸妻子恪守妇道，安杰拉听了却笑不出来。

半天没寻见斐鲁，她还得照例在四点之前赶到银行存五百法郎，因为他们打定主意按揭买房，每月付款。昨天晚上朱塞佩像个称职的丈夫，把钱交到她手里，现在她要把这辛苦挣来的票子赶紧脱手，越快越好。突然，有东西一闪而过，墙后头掠过一道灰影，她叫起来：“斐鲁！”随即推开了美妇人海伦娜家小花园的门。美妇人海伦娜是十年的老邻居，自从守寡，邻里就传出不少风言风语，但也无凭无据。安杰拉踮着脚尖迈了几步，发现斐鲁一副嘲弄的神态，正在窗台上呢。她轻轻唤了两声，便迎上去。斐鲁拿绿眼睛斜睨了她一眼，转身跃入屋内。安杰拉本能地推开窗扇去抓，就在那一刻，她看到了英俊的朱塞佩躺在海伦娜怀里酣睡。她蹑手蹑脚地退出来，心扑通扑通直跳，生怕他瞧见。

直到上了街，大步疾走，这才回过神来，满腹惊恐化作一腔怒火。她竟然还蒙在鼓里呢，大概满大街都知道了吧，就连斐鲁也知情……原来朱塞佩是上那儿玩滚球去了。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她这就回娘家去，回她的小岛上去，回到正派人当中去。像她这样的女人不该遭遇背叛啊。十年了，她一直照顾朱塞佩·迪·斯泰方诺，管理家事，打理生意，照料他的饮食起居。十年了，她俯首帖耳，百依百顺，博取欢心。可这一切换来的却是他朝思暮想别的女人。

他骗得她好苦！

她来到平日极少踏足的英格兰滨海步行大道，脚下依然坚定，仿佛只要继续毅然决然地往前走，就能渡过海去，回到父母家中。一记哨声将她拉了回来，免得被车轧死，一转身，眼前恰是这座人称“赌城”的白色高楼。据说外地人到此倾家荡产，当地人也不敢轻易涉足。她看见一位比自己年长的金发女郎，穿着一条薄薄的纱裤，向看门人嫣然一笑，隐设在一片昏暗中。比起烈日当头的街道，这片昏暗有某种迷人的淡灰褐色。于是，安杰拉也走上了台阶。

她衣着朴素，可气度不凡。因而看门人并不取笑，径直将她引到了大厅，一名穿黑西装扎领结的男子查看证件之后，彬彬有礼地问她要多少筹码。安杰拉恍如梦中，她这辈子都没赌过一法郎，除了扑克，什么也没玩过，幸亏看了几部电影，才知道下面该做什么。

她以沉稳的语调开口要了五百法郎，递上朱塞佩白花花的票子，接过五个圆溜溜的滑稽的小东西，显然是要押到远处那张绿桌子上去的。几名赌客已围在她身边，凝神思考着，因为暑热，疲惫不堪，她可以看他们操作，学学怎么个玩法，待上十分钟，也不会有人注意。她紧紧攥着筹码，手心直冒汗，局促地把筹码换到左手，擦擦右手掌，

趁着一片寂静和小球停住的当儿，慌乱地拿起其中一个闪亮的小东西，义无反顾地押在数字“8”上。因为她是八月八日在尼斯结的婚，家住小马厩街八号。

“下注结束。”穿晚礼服的男人无精打采地喊了一声，把小球重新扔回去，小球开始发疯似的转动，最后优雅地停在一条黑色沟槽上，离得太远，安杰拉看不清数字。

“八号！”男人懒洋洋的声音喊道。“八号，正中！”他瞥了一眼赌桌，又补充了一句。

他另外排出十几个筹码，环视一圈后，将它们放到安杰拉面前。同时给她指了一个数（在他看来是个天文数字），然后用探询的眼神盯住她。

“8。”安杰拉以坚定的口吻重复道。

她感觉良好，像是着了魔，被什么幽灵遥控着，奇怪的是朱塞佩躺在海伦娜怀里酣睡的场景倒在眼前消失了。此刻，她看到的是小球，只有小球。

“一个数字最多下注两千法郎。”庄家提醒道，一脸诧异。

她点了点头，既不回答，也不明白怎么回事。庄家替她把一堆筹码放到数字“8”上头，将剩下的还给她，她机械地拢在一起。

赌客们凑了过来，好奇地打量她。脸庞、神态、姿势

都看不出一丝发疯的迹象，可就在刚才，在九月尼斯的夏日赌城，在一个平常不过的数字上，她拿两千法郎去冒险。庄家迟疑了片刻，喊道：“请下注！”穿纱裤的女人拿出两法郎，押在安杰拉那堆光彩夺目的筹码旁边。小球再次转了起来。各种杂音乱响一通，小球停住了。鸦雀无声，紧接着震惊喧哗，安杰拉苏醒过来：刚才她闭上了眼睛！（从沉重的眼皮看来，似乎是因为困倦，而不是紧张休克。）

“八号。”庄家的声音似乎不那么快活了……

他转身向一脸平静的安杰拉弯腰行礼：“夫人，恭喜您。我们欠您六万六千法郎。请跟我来好吗？……”

一群黑衣男子围着她，半是讨好，半是怒气，引她到了另一个柜台。另一个目光黯淡的男子数给她更大的方形筹码。安杰拉一言不发，只觉两耳轰鸣，站立不住。

“这是多少？”她指着那些不知名的方形大筹码问道。

“六万六千法郎，夫人，折合成旧法郎是六百六十万。”话音刚落，她便伸出手去，扶住男人的胳膊。他极有礼貌地搀扶她坐下，点了一杯干邑白兰地，端到她面前，态度依然彬彬有礼，略带冷漠。

“能兑成现钞吗？”酒的热度刚刚使她弄清眼前的状况，安杰拉连忙问道。

“当然可以。”

他重新打开抽屉，取出小山似的一大堆票子，黄色的，同朱塞佩给她的那叠一模一样，还殷勤地帮她装进手提包。

“夫人，您不想再玩一局吗？”他问道，听口气没有抱什么希望。

因为（在经验老到的他看来）很显然的是，安杰拉·迪·斯泰方诺是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踏进赌场。她摇摇头，说了声“谢谢”，迈着和来时一样坚定的脚步，匆匆地走了。

一到阳光下，她就清醒过来，认出大海、英格兰滨海步行大道、汽车和古老的棕榈树，想起丈夫出轨的事。她在离赌城最近的一家咖啡馆坐下（这也是安杰拉·迪·斯泰方诺生平第一次独自坐在咖啡馆），手提包紧紧地夹在两腿之间，然后有气无力地问服务生要了一杯覆盆子冰激凌。这时，她开始思索。一个穿哗叽色衣服的小个子青年从赌城开始一直跟着她，这会儿又是搭讪，又是递烟，她不吭声，手一挥拒绝了，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。麻木的寄生虫这回居然也知道羞耻，事情明摆着，再磨下去也没用。

于是他走了，终于剩下她一人和满脑子的盘算。安杰拉相继想了三四个自认为可行的方案。

方案一：火速将这些黄颜色票子存入银行，可是银行

户头是朱塞佩的名字，这个负心汉，她必须离开他。

方案二：到码头租条船或是小艇，把自己直接送回娘家。

方案三：打辆出租车（就像小说里的情节）回家接斐鲁，收拾行李，丢给朱塞佩五百法郎和几句让人肝肠寸断的话。扬长而去，到码头……

方案四最为传奇：走进一家商店，裹上薄如蝉翼的红绸裙，佩戴美轮美奂的珠宝首饰，雇一辆敞篷四轮马车，在目瞪口呆的邻居面前飞驰而过，一路上向孩子们抛撒糖果。不然就找两个强盗——附近应该有——叫他们去把海伦娜狠狠揍一顿。再不然就雇一辆小汽车，外加一名穿灰制服的司机，打发他去小马厩街取些衣物，再给女邻居捎句话，让她把斐鲁交给司机。

所有这些可能性让安杰拉头晕脑胀，白兰地和覆盆子冰激凌不能调和。她开始恶心。况且很久以来，生活已经丧失了可能性，很久以来，她清楚地知道接下来的半个钟头，一周，甚至一年里，等待她的是什么，很久以来，她无需作出任何选择。这场突如其来的意外：“朱塞佩躺在海伦娜怀里酣睡”，既然木已成舟，她也无力挽回，想开了也就没什么好怕了。错就错在手提包里潜藏的所有这些可能性，它们才让人惶惶不安呢。

她知道，倘若没有这个塞满票子的手提包，她一定会



回家，会冲朱塞佩叫喊，辱骂，威胁要离开他，或许还会暂时离开一段日子，直到他真心悔过，到岛上来接她。假如没有这堆白花花的票子，生活一如既往地简单、平淡，说到底也很甜蜜，因为她爱朱塞佩。再者，虽然她清楚丈夫骨子里的确有些好色，但她也知道他是爱她的。况且，上周六下午待在海伦娜家里的是一个邻居老太太的儿子。只是眼下，她有资本不当怨妇，有能力拒绝忏悔的男人，可以当个来去自由的富婆，抛弃沮丧的男人……朱塞佩是个泥瓦匠，相貌英俊，但毕竟不是二十岁的小伙儿了，挣得又不多。要是她走了，也不会有大把的女人追求他。更不用说，万一他还有几法郎的预支款，一定会全部给她，因为是她坚持要买下小马厩街的老房子，而他承诺的红绸裙并非她真正想要的。

夜幕缓缓降下，笼罩了金色幽暗的海，海面如丝绸一般，安杰拉开始怕朱塞佩会担心。也许他会以为哪个街头混混打劫，抢了她去存银行的黄票子。他自然是想不到，此刻她正坐在繁华街道的咖啡馆里，脚下堆了几百万，随时可以离开，永不回头。若是她不回去，快八点钟了，他和斐鲁会做什么呢？这两个废物，连柴米油盐、香肠和酒在哪儿都不知道的家伙，大概只会到门口眼巴巴地等她！她要是真打算走了，怎么吃得下豪华饭店里司厨长送上的